●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朱杨楼:清代单县首富朱家“下庄子”

朱杨楼村标

寨壕遗址上新修的景观桥

朱杨楼村隶属单县龙王庙镇,分为东、西两楼,是单县著名的历史文化村落。

《朱氏族谱》记载,清乾隆年间,杨氏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始建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故名杨楼村。咸丰年间,杨家因一桩官司导致败落,将村庄整体卖给了当时的单县大户朱家,村名更改为朱杨楼。

朱家把村中房舍悉数拆除,新村落规划为正方形,占地约40亩,建起丈余高的围寨高墙,掘出丈余宽、两丈深的围寨壕,寨墙四角各修筑一座炮楼,统称“外四楼”;寨墙内三丈处修建佃户房舍,往里又修建第二道寨墙,又修筑四座炮楼,统称“内四楼”。内四楼中央坐落大堂楼,厢房、库房及内眷住房等位于四周;两道寨墙的大门均设在村寨南面,外加吊桥,防御设施和能力堪称单县村寨首位。

原寨门外还建有一座木桥,后改为石桥,取名“慈济桥”。朱杨楼村寨房屋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街道纵横交错、宽阔平坦,陌生外人既难入寨更难出寨,居民不受外扰,安居乐业。

据悉,杨氏家境未败落前,朱家在朱杨楼附近的田畴不足500亩。将杨楼“收购重组”后,朱家人丁产业日臻兴旺,原为杨家的种田户自改换门庭为朱家,年亩均上交地租较前减少了三成。

据悉,朱家富埒王侯,成为“单县富豪八大家”之首。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朱家把单县城的西南城角收入囊中,建造了20多处院落,200余间门楼,被后人称为“朱家大院”。

至康熙年间,朱家广置田产、扩招种田户,朱杨楼附近的大孙庄、小孙庄、程窑、高庄等十几个村落皆为其种田村。朱家入城后,也将朱杨楼划为种田村,老百姓称这样的村落为“下庄子”。不过,朱杨楼村寨并非朱家普通的“下庄子”,而是朱家富豪在乡下的一处休闲地。一到夏季,久居城郭的朱家老幼要到朱杨楼避暑休闲,一路车水马龙、前拥后簇,蔚为壮观。

清同治四年,活跃于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捻军连续攻打单县城未果,便在城东南一带活动,先后攻破杨黑楼、朱麻子等村寨后,试图进攻朱杨楼。由于朱杨楼村寨固若金汤,加上抵御武装强大,捻军久攻不开,遂放弃转向河南。

1948年秋,淮海战役即将打响,解放军一个连队护送一名军事干部转移砀山县。路过朱杨楼时,遭到朱家武装袭击,军事干部遇难。解放军遂炮击攻破其寨门,全歼朱家武装。当事主朱瑞昌匿身水井险些丧命,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瑞昌在今济宁市羊山一带归案,被执行枪决,朱家势力由此消亡。

朱杨楼村的东南部曾是朱家陵园,占地百余亩,百年树龄的松柏有200余株,石坊牌楼有36座,石人、石马、石羊、石桌及各类碑铭近百座。“文革”期间,这些石物被破碎,运至20里外的黄河故道修成了引水灌溉渠闸,沉寂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抗战时期,朱家大院受到极大损毁,现仅存两处门楼四合院,经修缮后,成为单县民俗文化馆,颇受游人青睐。

如今,朱杨楼成为龙王庙镇美丽宜居乡村示范村,在寨壕遗址上,新建了孝德桥、诚德桥等4座景观桥;外四楼的西北楼遗址上,树立了新村标志;对仅存的古井进行了保护,还建设了民俗文化广场等。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宋江攻打葛针寨的传说

郓城县城西北约10千米有一个村庄,在北宋年间和当时的梁山义军结下了梁子,让梁山好汉吃了大亏,梁山寨头领晁盖在此中箭身亡,这个村就是现在玉皇庙镇的曾庄。据史书记载,现在的曾庄就是《水浒传》中的曾头市。

当年,梁山寨上排座次,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最后一位,叫段景住,因为他长了一头的红头发和弯弯曲曲的黄色胡须,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金毛犬”。

“金毛犬”段景住盗取了大金国王子的坐骑“千里玉狮子马”,欲献给梁山寨2号人物宋江,途经曾头市,遇到了曾家“五虎”。当时,曾头市有3里长街,5000余人口,是鲁西南有名的大村。村内百姓尚武之风盛行,村中有一家曾姓大户,家有五个儿子,个个武艺高强,号称曾家“五虎”。“五虎”看到“千里玉狮子马”体形硕大,四蹄强健,想强行夺取狮子马。“金毛犬”段景住不给,几个人就打了起来。“金毛犬”吃了亏,“狮子马”也被抢了去,献给武术教头史文恭当了坐骑。曾家“五虎”还扬言要“扫荡梁山,除掉晁盖,生擒宋江,活捉吴用”。

“金毛犬”回到梁山寨见到众人后,诉说了经过。晁盖听了大怒,不顾众人劝说,亲自率领5000人马连夜攻打曾头市。没想到,夜里进攻时中了埋伏,晁盖被团团围住,教头史文恭瞄准晁盖就是一箭,正好射在晁盖的脸上。阮氏三雄、“赤发鬼”刘唐、“白日鼠”白胜赶紧将晁盖救出,连夜送回梁山救治。可是,史文恭的箭头上早已抹上了毒药。第二天夜里,晁盖中毒身亡。梁山好汉发誓要为晁盖报仇雪恨。

但宋江好汉几次攻打曾头市,都没能成功。原来,曾头市的周围,有一圈四五米高的土寨墙,当地人叫“垓子墙”,墙头上密密地种植着长满长刺的灌木,鳞次栉比,犬牙交错,犹如现代的铁丝网一般,老百姓叫它“葛针”,所以曾头市又叫“葛针寨”。梁山义军因有“葛针”的阻挡,无法攻入寨墙,只得悻悻而归。

第二年春末夏初,寨墙周围忽然冒出了无数绿色的梅豆秧,枝蔓相连,果实累累,异常繁茂,待到秋天结满了长长的梅豆角,曾头市家家户户都不用种菜了,曾头市村民以为天赐美味,个个喜不自禁,尽情享受这飞来的果实。其实,这是梁山寨军师、智多星吴用的一个计谋。他见曾头市久攻不下的原因,主要是有“葛针”这道自然屏障。“葛针”不除,曾头市易守难攻。他苦思冥想终于萌生一条妙计:春末夏初是梅豆的播种季节,安排派白胜、时迁等梁山人员偷偷在曾头市围墙脚下点种梅豆,梅豆秧顺墙而爬,不久就和“葛针”缠在了一起。秋后,万木落叶,梅豆秧也渐渐干枯,变成了金黄色。就在这时候,宋江亲自出马,带领梁山义军又来攻打曾头市,曾家五虎想:反正有“葛针寨”阻挡,梁山人马根本就打进不来。只是紧紧地关了寨门,便高枕无忧了。这时,宋江大喊一声:“点火”,于是,梁山好汉纷纷点燃围墙四周干透的梅豆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火苗一眨眼就爬上了寨墙,将灌木点燃,霎时火光冲天,“葛针寨”变成了一片火海,没多久就把墙头上的葛针烧了个精光,守寨人不战而退,梁山将士乘势攻破寨墙,把寨中曾氏族人杀了个大半,一举消灭了曾家“五虎”和教头史文恭,为晁盖报了一箭之仇。

曾头市因害死了杀富济贫、行侠仗义的“晁天王”,长时间和梁山义军作对,终被梁山好汉杀得人仰马翻,损失惨重,在十里八乡也坏了名声,提起曾头市,人们都嗤之以鼻。为尽快消除不仁不义的影响,避免以后再生灾难,无奈,村民们就将曾头市的村名改为曾庄,并延续至今日。 **魏建国**

迁建村台的命名要『留住记忆,记住乡愁』

节假日,领着子孙回东明县焦园乡马厂老家,看到我们新迁居的7号村台上树了一块“富源社区”的牌子,心里特不是滋味儿! 我们“马厂”建村上千年了,现在怎么就没有了? 心里马上就产生了“家真的没有了吗”的疑问。这种感觉和想法,肯定不止我自己,每个村台上的游子心头都会有相同的疑问。

村台命名属于文化建设范畴,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有过明确要求,即:留住记忆,记住乡愁。留住记忆,就是延续人们对故土人文魂牵梦萦的的眷恋;记住乡愁,就是让人们不忘家庭根脉,增强家国情怀。在黄河滩区迁建村台命名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决不能为追求新潮去中断或抹去滩区村庄的历史文脉。由此,笔者认为,黄河滩区迁建村台的命名,应考虑兼顾四个为主:一是建村年代久远者为主;二是人口众多者为主;三是有历史故事(如抗日模范村王高寨)者为主;四是有历史传承(如“文革”前即是生产大队部所在地)者为主。

以东明县7号村台为例,所称“富源社区”,无根无据,无缘无故,无非是体现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而据《东明县地名志》《东明县村庄志》载,马厂建村于北宋(960~1127),即它有上千年的建村史;马厂大队1959年建立,它包括了现在房台上的所有自然村(温寨、前王寨、北兰通),这个传承也一甲子有余了,因而在认知上3个村不会有异议。即称“马厂社区”,上符党心,下合民意。

东明县7号村台称“马厂社区”,但要在马厂、温寨(1303~2324年间建村)、前王寨(1404年建村)、北兰通(1933年建村)各个村的集中住居区建立村碑,介绍其村史。这样,既尊重了历史,又照顾到了现实。

如果把这个办法复制到全市黄河滩区迁建的每个村台上,整个黄河滩区迁建村台上的各个村庄都不会消失,也为其游子、后世子孙保留下了老家,应当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留住记忆,记住乡愁”指示精神的可行措施。 **萧若然**

拖 车

儿歌曰:木拖车,槐木架,拖车上边放张耙,耙上砸铁钉,妮在上边唱嘤嘤。拖车拉到大东洼,妮在地里掐朵花;拖车拉到老河崖,妮在河边逮鸟玩;拖车拉到垡子地,妮在地里学唱戏。

拖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家必备的一种运输工具,外形是一个一米见方的长方形木架,行进原理像北方的雪橇,被牛马拉着在土路上拖行。主要拉犁、耙、耧等较重的农具,有时因农播需要,上面也会放上化肥、农药、种子等。由于拖车与地面的摩擦力大,制作时底边框要选用耐磨的硬质木料,鲁西南一带的拖车大多用当地产的槐木做成,坚固耐用,四五十年磨不烂。

这种拖车速度较慢,最适合在土路上行驶,尤其是在没有庄稼的垡子地里拖行。夕阳西下,庄稼人收工回家,一队队老牛拉着拖车咿咿呀呀地行进在乡间土路上,闲适舒缓,也是乡村一道温馨的风景。这时,顽皮的孩子还会双脚踩在拖车一侧的边框上,享受一番乘车的乐趣。

当地农村有句谜语,“名字叫车没有轮,只拉农具不拉人”,说的就是拖车。其实,有时候拖车也能拉人,大雨过后,村与村之间的低洼地,车无法走,船无法行,拖车便成了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妇女孩子往拖车上一坐,看着水汪一片一片地从身下滑过,看着老牛扑扑哧哧地踩着泥泞前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调皮的孩子便会唱起当地民谣:张楼到李楼,路上水横流,高粱水中泡,豆子耷拉头,小鸭随意飘,小鱼可意游,俺去姥姥家,一架拖车一头牛。

后来,拖车被架车取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已经成了民间古董,年轻人都猜不出它本来的用途。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风雨棂星门

张长国

在成武县城区古城街西段路北,有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棂星门”,它孤立于闹市一隅,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默默注视着这古城的人来人往和世事变迁,斗转星移中,风霜刻在它身上的历史印记愈发浓厚,引来人们的探秘和追寻。

棂星门是一座牌坊式建筑,成武县现存这座棂星门为全石质,四柱三间,高约6米,宽12米,是封建时代文庙前的第一座门。《后汉书·祭祀志下》:“汉兴八年……於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汉高祖刘邦曾命祭天先祀灵星,文庙是供奉孔子的地方,把进入文庙的第一座门命名为棂星门,是象征尊孔如同祭天,体现了儒学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重要性。棂星门和其身后的文庙一样,几经沦废,又几经重修。根据清康熙九年《城武县志》记载:“学宫(文庙),在县署东,依城东门内……历唐宋元明四代于兹。”唐代以来,此地一直是文庙所在地,据记载,棂星门的出现大约是在宋代,只不过当时叫“乌头门”,是木质的,因而易损坏。在元代、明代直到康熙年间,因战火兵燹,文庙先后历经十多次荒废和重修,规模逐渐扩大。在明代成化元年(1465),河北广宗县人王达任成武知县,看到庙学倾圮,本着“为政必本于教”的理念,到了成化二年春天,就集合县内的大小官吏和儒学的师生一起商议重修文庙。资金不足,就倡议各个官吏拿出俸禄进行集资,在他们的带动下,县内的师生和绅庶共同捐资,募集了修缮资金,重修了文庙。而当时的棂星门是木质的,受雨水侵蚀,已经腐坏,为了一劳永逸,就更换成了石质的。这次重修文庙,是王达任职时的一次大事件,是其政绩之一。当时礼部侍郎刘定之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修庙学记》的文章,记录了这件事,文章收录进清代的《城武县志》,是棂星门以石易木的明确记载。

从《城武县志》中的文庙绘图可以看到,棂星门和其他牌坊式建筑不同,它的中间和两边的过道中是安装有木制窗棂式大门的,中间是对开的两扇,左右两边的是分别向左右开的单扇木棂门。中间的石头横梁上双钩线刻有繁体“櫺星門”三字,其中“櫺”字下三个口写成“品”字,有儒家文章天下一品的意思,还有天下文士汇集门下研究品读儒学,光大儒家的含义。左右两边的横梁上分别刻有“江汉秋阳”“金声玉振”,这两词均出自《孟子》,都是称赞孔子的话。“江汉秋阳”是说(孔子)的品格和学问就像曾经用江汉的水清洗过,又在夏天的太阳下暴晒过,洁白无瑕,没有谁能够相比。“金声玉振”是说奏乐以击钟(金声)开始,以击磬(玉振)告终。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曲阜孔庙前的第一座石坊就是“金声玉振坊”。棂星门中间的两根立柱上还刻有一副对联,内容是“配天地而为三千古一圣,并君亲而为五万世一师。”底端用石刻莲花座承起对联,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在封建时代的崇高地位。横梁和立柱上所刻的书法稳重秀丽,儒雅大方,见之令人油然而生崇敬好学之心。四根方立柱上端雕二龙戏珠圆顶,简洁而又庄严古朴。

棂星门正面

棂星门天下一品书法

立柱对联

文庙是一处三进院、坐北朝南的古建筑,占地面积约三十余亩。除棂星门外,向北过泮池后分别是戟门、大成殿、明伦堂三个建筑。棂星门是进入文庙的第一座门,进门后约六七十米处就是泮池,这是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东西长十多米,南北宽三米左右,中间是一座小石桥,两边是木桥,这是官学的标志。泮池挖成半月形,是依据《礼记》,书中说天子之学为“辟雍”,有水环绕;诸侯之学称“泮宫”,泮宫之水只能半之。县学新入学的学生要过桥去拜孔子,称为“入泮”“游泮”,因可以采集池塘的水芹插在头上显示进入官学,也叫作“采芹”。关于这个泮池,在成武县的民间传说中,是一个神奇的池塘。老百姓不知道池塘为什么挖成半月形,俗语把它叫作“月牙河”,并且附会出能鉴别人间善恶的特殊作用,演绎出一个“月牙河”的民间故事,说正直善良的人过桥没事,而缺德作恶的人走上去就会掉下河,并说此月牙河后来反映到了戏曲的包公脸谱中,其额头上所描绘的月牙就是此月牙河。明清两代,不知有多少县学的生员神情肃穆地从棂星门下进进出出,走过泮池,走向各自的科举人生。

棂星门因是石质,得以在建成后经历几百年的风雨完整保存下来,使我们今人一睹它的风采,而它身后的文庙建筑,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让当年的棂星门不再显得宏伟,时代的巨大进步和变迁也是当年的古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吧!